

劉侃元譯述

蘇俄的合作社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劉侃元譯述

蘇俄的合作社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蘇俄的合作社

一九三九年出版

(全一冊定價大洋八角 郵費酌加)

劉侃元譯述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白克路餘慶里一號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版權
所有
不許
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分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處售

各埠中華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店
南京南京書店
長沙長沙圖書局
各埠各大書坊

譯者序

本書是從日本南滿鐵道會社附設的東亞經濟調查局所發行的「經濟資料」第十四卷第七號譯出的。內容祇寥寥五萬餘字，但意義卻很有一些。

第一 態度很真實。雖然編自白色帝國主義者的機關，編者（不知爲誰）毫無資產階級御用學者的白味，更無東洋封建餘孽所獨具的黑味。他對蘇俄的情形祇是據實說實，不事裁誣，也不如莫斯科的宣傳品一樣多事吹牛。

他像超出黑白紅各種刺激的色素以外，獨具青光。他能站在蘇俄的立場上觀察蘇俄，說明蘇俄。且於觀察之中具理解力，說明之中具同情心。

第三 蘇俄新經濟政策及新新經濟政策前後的情形，中國人知之者還不像多，其實行該政策的理論根據明白的更是很少，反蘇俄通的先生們可憐更是一字不通。本書在其性質上自然不能全般鳥瞰，語焉也不詳，但片鱗隻爪聞卻都加有解析；以蘇俄革命以來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中一要素——合作社為分光鏡，將其他各般政治經濟社會情形也概加過透視。這是很重要很有益的點。蘇俄革命果失敗了麼？果無條件地投降了資本主義麼？經濟落後，資本缺

乏，農民無理解的情形之下，社會主義的建設應該怎樣？同時新經濟政策以後其實況又如何？——凡此本書都能給以正確而又相當滿足的解答，祇要讀者於其平面的敘述及數目字的乾燥中能加忍耐而事精讀。

第三 則爲合作社本身問題。這問題現在國內注意的人還很少，瞭解其意義傾向的人更不多。但遲早無論中國走向那條路——向社會主義的路或資本主義的路，皆必或爲重大的實際問題無疑。因爲這種社會運動乃至這種社會細胞組織，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內必會自然發生出來，作爲資本主義的叛徒；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內更必被切實提倡起來，用作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心。同時在資本主義

社會內支配階級或也必提倡之以爲調和階級鬥爭之具，以作壓迫工農革命之用；在社會主義社會初期更必擇其要化國家機關以爲吸收廣大的下層羣衆之具，以作喚起階級意識及建立新經濟制度之用。——故很明瞭：祇要中國社會稍得寧息，無論其走向什麼路這合作運動總必發達，眼前山西的「村政」就明是其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複合組織，很容易看取。而在這情勢上說，本書現在出世又恰有其充分意義，牠對各種合作運動的性質方式等都有說明，很可爲一般作參考；而立場之嶄新，說明之獨特，處處表示其優異——和從來一般陳腐的合作理論與原則根本不同的點，更應是時下有一無二的合作論教科書，或最高意義

的參考書。

蓋牠詳細地展開了一種「新的合作運動」的理論，形態與方法；即不啻牠明白地暗示了歷來合作運動之歷史的意義之變革；而結果則正是對於現在世界合作界內流行的『*Rockdale or Moscow*』一重大懸案，牠下了有力的解答。

這兒我對於「新的」「舊的」合作運動原則——即「莫斯科式的」與「羅志德爾式的」二者的遠異，得作些說明，以爲本書的讀者作些補助，以爲歷來談合作問題祇曉得談 Webb 夫婦一派的見解的人頂門上打一針，亦藉以表示我譯這書及寫這序文的微旨。

談合作運動的人都曉得這是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形成

後被剝削階級的一種社會運動。又都曉得這運動是：以距今八十餘年前【一八四四年】英國 *Manchester* 附近羅志德爾 *Rochdale* 二十八個職工所組成的消費合作社爲其嚆矢。在資本主義未形成以前，即在紡織機器與蒸汽機關未發明，所謂產業革命未起以前，誰也知道勞働階級一般是并不怎樣特感剝削，即并不怎樣特感苦痛的。他們當時都是家內手工業者，一無工錢的競爭，二無外國的競爭，體格也好，生活也好，現在這樣十時間十二時間的勞働，在那時基爾特的社會裏夢也會沒夢過。但資本主義制度這惡魔一臨頭，他們就慘澹了！當時既還沒有工場法，復沒有工會，更不曉得什麼同盟罷工及怠工等手段。資本家殘酷暴

虐的剝削，於是就壓着他們不得不呻吟於五卅運動以前和中國工人境遇相彷彿的狀態之下。

但是這呻吟自然不會永遠繼續，即必然的結果反抗必得發生。果然不久機器破壞運動 [Movement of the Luddites 1816-1819] 就起來了；接着形成其歷史的組織形態——正如 *Laskowski* 所說約有三種：一即保護自己的勞働力的工會，二即擁護消費者的勞工的消費合作社，三即和資產階級各機關相鬥爭的工黨。而上述 *Rockdale* 十八個工人的最初組織，即爲這第二種的代表，爲一切合作運動的先聲。

自這合作運動發生以來，英本國不待說大發達，即流入大陸各國也大發達。現在無暇詳述各國的情形，祇就英

國舉一例。英國在一九二四年末，僅消費合作社數就有千四百四十五個，合作社員數爲四百七十五萬二千六百三十六人，合各員家族當遠超英國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該年賣配與合作社員的總金額亦約爲中幣二十九億元，純益在二億三千萬元以上。其發達盛況，由此就可推想了。

但這樣發達甚盛的「羅志德爾式」的合作運動，邇來依時勢之進化，其原則其方式其作用——簡言之其歷史的意義，乃皆大在動搖中，有非根本改革不可之勢。——原因則簡言之就是因爲蘇俄革命後「莫斯科式」的新合作運動的原則理論等非常發達處處與之表示抗爭的一點。

但抗爭一些什麼呢？新的莫斯科主張些什麼，舊的羅

志德爾又主張過些什麼呢？重大的幾點約略如下——

首先就是羅志德爾的原則，主張合作運動時政治應中立〔即不參加政治運動〕，莫斯科的原則則相反，主張應絕對參加政治運動。——這問題詳說起來太長，簡略言之則如次。羅志德爾之主張政治的中立，本來純是基於當時——八十餘年前初創設時——的各種特殊情形；而在那種特殊情形之下其所主張本來亦初非無見。蓋在當時，第一、英國政權就全屬於資產階級；合作社如參加政治運動，合作社本身就必立受政治的壓迫，本來的「經濟的自衛」目的就必無由達到。第二、當時無產階級自身的組織又還非常薄弱，工會工黨等都還沒有；僅恃一合作社以作政治鬥爭

也實無由有發揮其機能的可能。第三、尤其當時的無產階級想不到社會改革必靠自己的政權獲得後才能有成，他們受空想社會主義家 *Robert Owen* 一派空想的，經濟主義的思想所薰染，以爲僅由自己經濟的活動可以解放自己，可以達於改革社會的理想；他們還不知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還有則是當時資本主義正走好運，一八四四——一八四五年之間英國產業正大發達，無產階級大多數不大熱中於政治運動不待說，即熱中的如 *Chartist* 以普通選舉爲政治運動的目標的「憲章黨」也一籌不展。同時如果投入政治運動則又必不免易爲當時相互黨爭很烈的資產階級政黨——保守黨與自由黨——所利用，爲其工具而且陷於墮落，

——故根據以上種種理由，當時羅志邁特的領袖們就宣言他們所組織的合作社，對政治宗教等都中立。而這中立，反復說一句，在當時情形確是很有道理的。

不過在當時雖很有道理，其後的情形，則根本大有變化了。依資本主義其後的發達，無產階級自身的力量其後也大發達。科學的社會主義既指示了他們以政治鬥爭的理論基礎，他們自己復據此次第創成了鬥爭的工具——工會與工黨。同時經濟的解放理論，既亦由幾十年來的經驗深知其和政治的解放絕對拆不開，則本來素來的空想至此當然應該加以根本的變更，即應將此合作運動和工會工黨等聯成三位一體，將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打成一片，而不復談

什麼政治中立。但是誰知道時候祇知墨守舊規的 Webb 等合作運動領袖，還是頑固固地說應該率由舊章，不可變更！這一來於是以 Lewis 爲中心的莫斯科派，就四面八方集矢於其身，而大樹立特樹立其自己的新運動原則了。這是兩派根本不同而相抗爭者一，在本書第一章第一節末可以參照。

其次則爲階級鬥爭應該搬到合作運動內來應用與否的見解之不同，也是這二派對立抗爭的根本原因。莫斯科派主張應。羅志德特派則主張不應。後者說在同一合作社內的人都有共同利害，資本家也好，勞働者也好，在這兒沒有衝突。故階級鬥爭用不着。且合作運動的本意是在於階

級協調，階級融和；由此卽以期於達到合作社改革社會的固有理想。換句話，合作社本身本來并不是手段，本來合作社本身就是目的。但前者莫斯科派則不然，第一、他們說有史以來的社會是階級的社會，歷史又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第二、世界任何地方的合作社員，大多數總是屬於被剝削階級；邇來階級別的合作社組織亦日加多；看來合作運動中階級鬥爭性也含得很濃厚是很明白。第三、尤其社會主義的根本基礎有三，一爲使資本主義不能不崩壞的資本主義內在的無統制之增大，二爲形成將來社會的萌芽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社會化之加甚，三爲革命的根要素——無產階級的組織與階級意識之發展。這三者裏

面，前二者是無須社會主義者故意去促進的，後一者則非相當加以養成不可。但不養成而反談協調融和，這正是根本想使無產階級消失其階級性喪失其戰鬥力的反動主張；和合作運動爲社會運動的本質不相容，和其發生過程發展過程亦不一致。換句話，合作運動本身并不是目的，和無產階級的別種組織——工會工黨等一樣，要皆爲階級鬥爭的一手段。——這一來於是二派又根本衝突了，本書亦於上舉同章同節內提及過。

除這二點外，他如羅志德特式主張合作社是爲會員謀利益，當防止小賣商人的剝削；莫斯科派則主張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介在商人，應根本加以消滅，廢除，無所謂